



福建六大家系

陈支平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陈支平
著

K295-2
C464

福建六大门系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六大民系 / 陈支平著 . 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2000.6(2001.6 重印)

ISBN 7-211-03677-X

I. 福… II. 陈… III. 汉族 - 人口迁移 - 影响 -
社会发展 - 研究 - 福建省 IV. 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3585 号

FUJIAN LIUDA MINXI

福建六大民系

陈支平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蓝盾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江厝路 5 号 邮编:350013)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9.875 印张 4 插页 235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 — 2500

ISBN 7-211-03677-X
K · 280 定价:1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陈支平，**1952** 年生，**1977** 年进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1987** 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1** 年晋升教授，并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称号，**1993**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博士生导师，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明史新编》、《福建族谱》、《福建宗教史》、《客家源流新论》等。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 章	北方汉人入闽的历史进程 (8)
1.1	汉代与三国时期 (10)
1.2	晋代与南北朝时期 (17)
1.3	唐前期陈元光进漳 (27)
1.4	唐末五代王审知入闽 (40)
1.5	宋元时期 (51)
1.6	明清时期 (60)
第二 章	福建汉人的民系分布 (72)
2.1	福州人 (73)
2.2	兴化人 (83)
2.3	闽南人 (93)
2.4	闽北人 (102)
2.5	客家人 (113)
2.6	龙岩人 (123)
第三 章	福建汉人民系之间的相互交融 (135)
3.1	福建不同民系间的相互交融 (135)

第四章

- 3.2 福建各个民系内部的人口流动 (150)
3.3 福建汉民迁移历史的重新思考 (161)
汉人民系与少数民族的血缘文化融合 (172)
4.1 汉人民系与闽越族人的血缘文化融合
..... (172)

第五章

- 福建汉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 (204)**
5.1 福州人的人文性格 (205)
5.2 兴化人的人文性格 (213)
5.3 闽南人的人文性格 (221)
5.4 闽北人的人文性格 (234)
5.5 客家人的人文性格 (242)
5.6 龙岩人的人文性格 (251)

第六章

- 福建汉民的人文特征 (260)**
6.1 多源复合的行为性格 (263)
6.2 复杂多样的地域方言 (275)
6.3 冒险打拼的进取精神 (281)
6.4 异军突起的文化学术 (286)
6.5 历久不息的乡族观念 (290)
6.6 杂乱无序的民间信仰 (296)
..... (302)

简短的赘语

绪 言

本书是关于汉民入闽及福建汉民系分布、人文性格特征的一个综合性研究成果。

福建现有的大部分居民，源于汉唐以来北方汉民的南迁。中国北方汉民入迁福建，对于福建的历史发展，乃至现今福建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然而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考察，我们还没有看到一部比较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成果。许多有关福建历史的专著和论文都提到了这一事实，但大多未能展开和深入，只是泛泛而谈，点到为止。有些论著虽然就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福建移民史作了专题性研究，但其所涉及的范围和所发掘的史料均属有限，使人们还无法窥见汉民入闽历史及福建汉民系分布、人文性格特征的全貌。

迄今为止，有关论述北方汉民迁闽及福建汉民系研究比较重要的论著，大致有以下数种。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罗香林先生发表了《客家研究导论》、

《客家源流考》^①，这是中国学界最早对汉族民系之一的客家人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一个成果。罗先生的这一系列研究，基本上包括了整个客家区域。福建西部山区，即明清时期的汀州地区，是客家民系居住的重要区域。罗先生的研究，涉及了福建西部山区汉人民系的迁移问题。罗先生利用客家族谱的记载，在分析客家民系的迁移历史时，比较注重客家民系的独立性，强调客家人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富有忠义思想和民族意识的民系……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②。但是，罗先生的研究未能把客家源流的研究与福建其他汉人民系的迁移历史联系起来分析，这在学术上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自我封闭的倾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客家历史的研究一度跌入低潮，相关的论著近乎绝迹。一直到 80 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客家历史的研究才勃然兴盛起来，出版了许多书籍和论文。这些论著在探讨客家南迁历史的问题上增添了不少新的资料，但绝大部分的论点，基本沿袭罗香林先生的看法，缺乏学术上的创新。90 年代中期，谢重光先生和陈支平先生先后出版了《客家源流新探》和《客家源流新论》两部著作^③，各自对客家民系的迁移历史作出了新的阐述和解释。特别是对客家民系迁移史与福建其他汉人民系迁移史的联系、客家民系居住区开发史与福建其他汉人民系居住区开发史的联系，作出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1984 年，福建师范大学朱维幹教授出版了《福建史稿》^④，这

①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89 年 10 月影印出版。

② 见陈运栋：《台湾的客家人》第 38 页，台湾台原出版社 1990 年 1 月版。

③ 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版；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版。

④ 朱维幹：《福建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版。

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部福建通史性著作，也是最早较为系统地论述整个福建地区汉民入迁过程的著作。该书从远古时代的福建一直写到 19 世纪后半叶的福建，其中在论述秦汉至宋代的历史时，曾多次谈到北方汉民迁移入闽及其开发福建的事实，从而为以后从事福建汉民迁移史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线索。然其不足之处，在于论述过于简略。

1991 年，陈支平先生出版了《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①，这是第一部关于福建家族社会文化史的专著。研究福建的家族社会，毫无疑问必须探究福建的汉民迁移历史，因此在该著作的第一章《福建的开发与聚族而居的传统》中，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汉晋以来北方汉民入迁福建的历史过程。但由于篇幅所限，该书的论述仍嫌简略。

1995 年，谢重光先生出版了《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②，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唐代前期北方汉人入漳以及这一时期九龙江流域的开发历史，发掘了许多新资料，饶有创见。1997 年，徐晓望先生出版了《闽国史》^③一书。五代王审知时期，是北方汉民迁移福建的高峰期，也是福建社会经济开发的一个关键时期。徐晓望先生在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光寿移民入闽与王氏割据政权的建立》以及第四章《人民》中，都谈到了五代时期北方汉民迁移入闽的历史事实。但因该书是论述整个五代闽国的断代史著作，其中关于这一时期汉民入闽的描述，仍然未能展开，也就没有就五

^①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1 年 5 月版。

^② 谢重光：《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公司 1994 年版。

^③ 徐晓望：《闽国史》，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7 年版。

代时期福建各个不同地区的汉民迁移情况，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此外，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先生合著并于1993年出版的《简明中国移民史》^① 和唐文基先生于1995年主编出版的《福建古代经济史》^②，以及林祥瑞、刘祖陞先生合著的《福建简史》^③ 等著作中的某些章节，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北方汉人迁闽问题，但由于不是专门性的论著，故均未展开和深入。

近十年来，有一部分福建地方史论文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代北方汉民迁移入闽的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有胡沧泽于1992年发表的《魏晋南朝时期北方汉人入闽及其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④。文章截取魏晋南朝这一历史时期，就北方汉人迁移福建的大致情况，作了比较具体的描述。这是到目前为止就某一特定时期北方汉人入闽历史进行断代研究所取得的一个较有深度的成果。1989年，漳州市人民政府举办了有关唐代陈元光入闽与漳州开发史的学术讨论会，会上提交了一批关于唐初北方汉人入闽的论文，但大多未见发表。其中，已发表的如谢重光的《〈龙湖集〉的真伪与陈元光的家世和生平》、杨际平的《从〈颍川陈氏开漳族谱〉看陈元光籍贯、家世，兼谈如何使用族谱资料》^⑤，都对研究这一时期北方汉民入闽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何敦铧先生于1989年发表了《中原—福建—台湾人口迁徙之探

①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版。

③ 该书尚未正式出版，曾于1995年至1996年在《福建史志》杂志上连载。

④ 胡沧泽：《魏晋南朝时期北方汉人入闽及其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⑤ 谢重光、杨际平二文分别刊载在《福建论坛》1989年第5期和《福建史志》1995年第1期。

索》^①，也对汉至五代时期的北方汉民入闽的历史作了论述。至于五代以后宋元明清历朝的移民历史，至今尚未见到一篇较为完整的论文。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除了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谢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陈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论》是闽西客家民系的迁移史研究之外，其他的论著都未能就福建各个不同民系的迁移历史作分别的论述。由于汉晋以来北方汉民迁移福建的时间、地点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再加上福建地理环境、行政区划、方言习俗等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历代北方入闽的汉民，在福建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民系^②。这些不同的汉民民系，一方面共同为福建

① 文载《福建学刊》1989年第4期。

② 这里应当对“民系”一词作个简要的说明。“民系”一词，台湾学界一般称为“族群”，如大陆学者称“客家民系”，台湾学者则称为“客家族群”。中国学者最早使用“民系”一词，大概是罗香林先生，他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中把中国南方的不同地域的汉人，分为“南海系”、“闽海系”、“湘赣系”、“福佬系”等等。罗香林先生虽然把中国南方的汉民分为若干个民系，但对于界定这些民系的理由，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主要是以各个民系的迁移历史为标准。我认为福建汉人民系的划分不应当用当地居民的迁移历史为主要标准，福建各个汉人民系的迁移历史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而不可截然分开的。从目前福建各个汉人民系一般情景而言，基本上应当依照民间的约定俗成来加以区分。当然这种民间的约定俗成，是有着厚实的历史传统背景的。民系的划分，也可以说是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划分，它至少应当具备地域条件、人口因素、相对完整的社会活动体系，以及相对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这四个要素。所以我认为：福建的各个汉人民系，应该主要按因自然环境而形成的地理条件近似的，并且有其历史、人文、经济因素而形成的彼此之间具有一定依赖性和内聚力的地区来划分，同时参照不同的方言、不同的习俗、不同的行政区划和不同的小经济区域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加以考虑。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福建各个不同民系之间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一个十分严格的定义把福建的各个不同汉人民系截然分开，显然也是不可取的。

的开发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在数百年的时间内，把大大落后于中原的荒僻的福建，建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较为先进的区域之一。另一方面，福建各个汉人民系的差异，又造就了福建比较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习俗。因此，进一步开展对于福建各个汉人民系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把福建区域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研究福建区域史的学者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术传统，就是注重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即把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从民间组织、基层社会、风尚习俗、人口家族、经济运作、宗教信仰等方面，来考察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整体发展概貌，从而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区域人文性格特征方面进行研究探讨，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就有待于我们努力、认真地去工作。明清以来，偏隅东南一角的福建省，其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尤其是在商品市场经济方面，堪称中国的先进地区。福建人民富于进取、勇于冒险，搏财从业于惊涛骇浪之中的作风，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瞩目。明清以来福建社会经济这一极富地域色彩的历史格局的形成，除了唐宋以来中国整体社会经济运作趋向的影响、福建背山面海的自然环境以及历代移民的不断开发等等因素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近 2000 年来中原移民与闽越土著、少数民族不断交错、融合而形成的人文性格，而这种自唐宋以来逐渐磨合定型了的福建汉人文性格特征，无疑对于福建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运动，有着潜移默化的相互促进的作用。如果说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道德文化思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精神支柱的话，那么，由各个不同地域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机遇所形成的地域人文性格特征，同样也在各自的基层社会发挥着精神意识的历史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光辉灿烂，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她的多元组合，在于多种各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共同组成了特别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近年来，我国的区域文化史研究，如楚文化史研究、蜀文化史研究、齐文化史研究、中原文化史研究、吴文化史研究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闽文化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上接中原、吴楚，下续台湾、东南亚，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探讨福建汉民迁移史及其民系分布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探讨福建各个不同汉人民系的人文性格特征，而这些不同汉人民系的人文性格特征，则是组成富有地方特色的闽文化的基本要素。本文希望，在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吸收前人关于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福建各个汉人民系的人文性格特征的初步研究探讨，来加深对福建区域史和闽文化的研究。

由于本书是一种探索性的初步研究，不足之处定当不少，我诚恳期盼得到国内外专家的批评指教。本书的写作，得到许多图书资料收藏部门和人士的大力支持，以及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众多同仁的热情帮助，罗健博士还参加了部分章节的写作，特此注明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第一章

北方汉人入闽的历史进程

上古时代的福建称“闽”，是土著越人的居住地。《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说：“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在当时商周中原人的观念中，闽中越人都是“蛮”、“夷”一类的南方民族。^①秦始皇为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曾派大将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设立闽中郡。^②《史记》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③闽中郡辖地包括今之福建省全境及相邻的浙江省、江西省、广东省的一部分。然这仅是名义上的闽设郡，秦朝中央政权没有也不可能施行实际上的统治。其时闽中之地，仍为土著居民闽越族的天下。汉朝建立后，也无法对闽越人实施有

^① 参见朱维幹：《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15、30页。

^②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③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效的统治，只好下诏封无诸为闽越王，统治闽中，定都东冶（大约现在的福州市一带）。

上古以至秦汉时期的闽中，虽然一直是闽越人的居住地，但由于商周以来中原文化的扩展以及地理上的毗邻关系，中原文化不可避免地要逐渐渗入闽中地区。到了秦末大乱之时，闽越人甚至派兵参加了反秦斗争，即所谓“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从诸侯灭秦”^①。这个事件反映，即使是偏处闽中的土著闽越人，在观念上也开始接受了中原商、周王朝“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概念。汉、越两个民族的逐渐接近，势必使先进的中原文化濡染影响闽越人。而北方的少量汉人，也极有可能于周秦时期开始进入闽中。让我们先看一看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例如，福州市闽侯县庄边山有一座秦汉墓地，长方形竖穴土坑，随葬品为仿铜陶礼器鼎、豆或盒、壶并兼出匏壺、瓶、瓮等。鼎、豆或盒、壶以素面灰软陶为主，亦有弦纹、蓖点纹等装饰的硬陶；而匏壺、瓶、瓮的器形、胎质、花纹却尽如富林岗类型。鼎，浅盘附耳柱足；豆，浅盘平底高足或侈口深腹矮足；盒，深腹矮圈足钵形盖；长颈壶，鼓腹圈足，盖上附三个长条形纽。这些器物同长沙等地楚汉文化遗存如出一辙，应是楚汉文化在福建的传播。仿铜陶礼器的使用起于东周，西汉晚期以后出现仓、灶、井等明器随葬，礼制逐渐衰落。庄边山类型陶器多东周到汉初作风。这座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少数入迁的楚汉上层贵族”分子。^②再据朱维幹的《福建史稿》所述，秦汉时期闽北浦城的渔梁岭上，有一座“大禹庙”^③，

① 《史记》卷 114 《东越列传》。

② 参见吴春明：《福建秦汉墓葬文化类型及其民族史意义》，载《东南文化》1988 年 3~4 期。

③ 参见朱维幹：《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版，第 30 页。

这也很有可能是当时少量入闽汉人的建筑。从目前的史料看，我们固然还没有掌握十分确切的有关秦汉之交北方汉人入闽的资料，但是这个时期有少量北方汉民入迁闽中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1.1 汉代与三国时期

公元前 110 年，即汉武帝元封元年辛末，西汉中央政府消灭了闽越国，在闽越故地设立冶县（今福州市），属会稽郡东部都尉管辖，加强了对闽中之地的实质性管治。

闽越国灭亡后，史称汉武帝“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①。其实，所谓汉武帝“将其民徙处江淮间”，只能是闽越国的上层统治人物以及一部分军队而已。而大量的闽越族土著，纷纷遁逃山谷间，繁衍了下来。但是，由于西汉中央政府派遣大批军队入闽，并在闽中设立了实质性的行政机构，这就为北方地区汉族人民的入闽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东汉时，冶县更名为东候官，即是中央军队驻扎闽中的明证。候官原是武弁的称谓，其驻防治县，相沿既久，地以官名，冶县因而更称为东候官，省称候官，后代又有转“候官”为“侯官”者，到了明清以后便又通称为侯官。在此驻防的中原军队，有一部分可能就成了当地的居民。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闽北崇安县的汉代古城进行了多次的发掘整理。这座汉城本是闽越王的宫殿。但从发掘出来的成果看，汉城除保留了古代闽越族的文化特征之外，还出土了许多与中原文化有密切相关的文物，如陶器皿、鼎、盒、香熏、釜、盘、盅等，

^① 《史记》卷 114 《东越列传》。